

文白对照  
四库全书精华

集部  
·  
王安石诗文集

(二)

李 雯 瑶 主 编

## 目摇摇录

|                |   |
|----------------|---|
| 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 | 员 |
| 桂州新城记·····     | 猿 |
| 太平州新学记·····    | 远 |
| 繁昌县学记·····     | 愿 |
| 芝阁记·····       | 圆 |
| 信州兴造记·····     | 圆 |
| 余姚县海塘记·····    | 缘 |
| 通州海门兴利记·····   | 愿 |
| 王安石文集卷八十三····· | 圆 |
| 鄞县经游记·····     | 圆 |
| 游褒禅山记·····     | 圆 |
| 慈溪县学记·····     | 缘 |
| 扬州龙兴讲院记·····   | 圆 |
| 石门亭记·····      | 猿 |
| 抚州通判厅见山阁记····· | 猿 |
| 涟水军淳化院经藏记····· | 猿 |
| 王安石文集卷八十四····· | 猿 |
| 周礼义序·····      | 猿 |
| 诗义序·····       | 源 |
| 书义序·····       | 源 |
| 新秦集序·····      | 源 |
| 送陈兴之序·····     | 源 |

|                       |    |
|-----------------------|----|
| 送孙正之序 .....           | 源苑 |
| 送胡叔才序 .....           | 源恩 |
| 王安石文集卷八十五 .....       | 缘  |
| 祭范颖州文仲淹 .....         | 缘  |
| 祭周几道文 .....           | 缘  |
| 祭曾博士易占文 .....         | 缘  |
| 祭高师雄主簿文 .....         | 缘  |
| 祭丁元珍学士文 .....         | 缘  |
| 王安石文集卷八十六 .....       | 缘  |
| 祭欧阳文忠公文 .....         | 缘  |
| 李通叔哀辞并序 .....         | 远  |
| 王安石文集卷九十 .....        | 远  |
| 彰武军节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状 .....   | 远  |
| 鲁国公赠太尉中书令王公行状 .....   | 苑  |
| 宝文阁待制常公墓表 .....       | 愿  |
| 王安石文集卷九十一 .....       | 愿  |
| 给事中赠尚书工部侍郎孔公墓志铭 ..... | 愿  |
| 王安石文集卷九十三 .....       | 怨  |
| 王深父墓志铭 .....          | 怨  |
| 王安石文集卷九十五 .....       | 怨  |
| 兵部员外郎马君墓志铭 .....      | 怨  |
| 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 .....    | 怨  |
| 广西转运使李君墓志铭并序 .....    | 愿  |
| 王安石文集卷九十九 .....       | 愿  |
| 曾公夫人万年太君黄氏墓志铭 .....   | 愿  |
| 王安石诗集 .....           | 缘  |

|                 |    |
|-----------------|----|
| 河北民·····        | 员缘 |
| 省摇兵·····        | 员苑 |
| 登飞来峰·····       | 员怨 |
| 秃摇山·····        | 员园 |
| 别鄞女·····        | 员员 |
| 登越州城楼·····      | 员圆 |
| 葛溪驿·····        | 员猿 |
| 舒州七月十一日雨·····   | 员源 |
| 舒州被召试不赴偶书·····  | 员远 |
| 杜甫画像·····       | 员苑 |
| 壬辰寒食·····       | 员园 |
| 兼摇并·····        | 员员 |
| 寄友人·····        | 员猿 |
| 九摇井·····        | 员源 |
| 平山堂·····        | 员远 |
| 虎摇图·····        | 员愿 |
| 乌摇塘·····        | 员园 |
| 明妃曲二首(选一)·····  | 员员 |
| 桃源行·····        | 员猿 |
| 示长安君·····       | 员缘 |
| 白沟行·····        | 员远 |
| 宿摇雨·····        | 员愿 |
| 忆江南·····        | 员怨 |
| 金陵怀古四首(选一)····· | 员园 |
| 赠陈君景初·····      | 员园 |
| 夜摇直·····        | 员源 |

|              |    |
|--------------|----|
| 元摇日          | 员缘 |
| 次韵平甫金山会宿寄亲友  | 员苑 |
| 商摇鞅          | 员苑 |
| 众摇人          | 员愿 |
| 赐摇也          | 员愿 |
| 题西太一宫壁二首(选一) | 员园 |
| 君难托          | 员象 |
| 窥摇园          | 员圈 |
| 泊船瓜洲         | 员猿 |
| 题摇扇          | 员源 |
| 彭摇蠡          | 员缘 |
| 雨花台          | 员苑 |
| 南摇浦          | 员愿 |
| 纸摇阁          | 员怨 |
| 木摇末          | 员园 |
| 后元丰行         | 员员 |
| 纯甫出释惠崇画要予作诗  | 员猿 |
| 棋            | 员苑 |
| 初夏即事         | 员愿 |
| 岁摇晚          | 员怨 |
| 登宝公塔         | 员园 |
| 半山春晚即事       | 员员 |
| 北摇山          | 员园 |
| 寄蔡天启         | 员猿 |
| 悟真院          | 员源 |
| 江摇上          | 员缘 |

|              |    |
|--------------|----|
| 书湖阴先生壁二首(选一) | 员远 |
| 金陵即事三首(选一)   | 员苑 |
| 秣陵道中口占二首     | 员愿 |
| 梅摇花          | 员怨 |
| 钟山即事         | 员园 |
| 江摇上          | 员员 |
| 题张司业诗        | 员园 |
| 游钟山          | 员猿 |
| 即摇事          | 员源 |
| 读摇史          | 员缘 |
| 韩摇信          | 员远 |
| 范增二首(选一)     | 员苑 |
| 贾摇生          | 员愿 |
| 乌江亭          | 员怨 |
| 读《蜀志》        | 员园 |
| 桂枝香          | 员员 |
| 浪淘沙令         | 员猿 |
| 生查子          | 员源 |
| 谒金门          | 员缘 |
| 千秋岁引秋景       | 员远 |

## 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

三司副使不书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书户部员外郎吕君冲之，始稽之众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杨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劝已下又得其在事之岁时，于是书石而镌之东壁。

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而天子犹为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虽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给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犹不得也。然则善吾法而择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财，虽上古尧、舜犹不能毋以此为先急，而况于后世之纷纷乎？

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宠之甚备。盖今理财之法有不善者，其势皆得以议于上而改为之，非特当守成法，吝出入，以从有司之事而已。其职事如此。则其人之贤不肖，利害施于天下如何也！观其人，以其在事之岁时，以求其政事之见于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财之方，则其人之贤不肖，与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盖吕君之志也。

### 【译文】

以前历任三司副使的名字都没有记录下来。到了嘉祐五年，尚书户部员外郎吕冲之作了度支副使时，才开始考查众史钩稽材料，结果把自李紘向上直到查道的姓名都查到了；自杨偕往前的还查到了他们任副使时的官衔品级，从郭劝往后的人还查到了他们任官的时间。因此在这里写其名字雕刻

在石头上并嵌入大厅东面的墙壁上。

使天下众人聚合起来的是财力，管理天下财政所靠的是法律条例，遵守并执行法律制度的是官吏。官吏如果不好那么即使有法律制度也不会被很好的遵守，法律制度不健全，那么就是有财富也不会被妥善地管理。有了财富却不能妥善管理，那么城乡中身份低贱的人也就都能非法私自拥有取得和给予财物的能力，垄断各种物资作为自己的专利，并以此来和皇帝争夺老百姓，并且放纵他们无穷的私欲，这并不需要成为豪强贵族才可以做。如果这样，即使君主还没有失去他的百姓，但大既只能剩下一个没有实权的称号罢了。就算皇上只吃素菜穿破衣服，使身心憔悴，内心焦虑不安，希望天下的给养能够充足，而使政治安定，我知道这仍然是不可能的。然而，要是完善我们的法律制度再选择好的官吏来遵守和执行它，来管理天下的财富，那才可以。虽然是上古的贤王如尧、舜也不能不把这当作急务，何况是在我们今天这样纷乱的事世呢？

三司副使，是当今的大官，朝廷对他的尊重与宠幸非常全面。现在管理财政的法律制度如果有不健全的地方，他们都应和皇上讨论并且修改，不应该只是墨守已有之法，严格的控制收入支出，作作管理机关的日常事务就行了。他们的职责就是这样的。因此做这个官的人的人品好与不好对于天下大众的影响有多么大呀！观察这个人在他当官的时候是怎么工作的，寻求他们所作的工作在今天所显示出的效果，考察他们帮助皇上管理财务的方略，那么，这个人是有能还是无能，以及当时的社会治理的好与不好，我们便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了。这大概就是吕君的用意吧。

## 桂州新城记

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无一一人能守其州者。岂其材皆不足欤？盖夫城郭之不设，甲兵之不戒，虽有智勇，犹不能以胜一日之变也。唯天子亦以为任其罪者不独守吏，故特推恩褒广死节，而一切贷其失职。于是遂推选士大夫所论以为能者，付之经略，而今尚书户部侍郎余公靖当广西焉。寇平之明年，蛮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甃、瓦、石之材，以枚数之，至四百万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数之，至一十馀万。凡所以守之具，无一求而有不给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为役亦大矣。盖公之信于民也久，而费之欲以卫其材，劳之欲以休其力，以故为是有大费与大劳，而人莫或以为勤也。

古者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礼失，则夷狄横而窥中国。方是时，中国非无城郭也，卒于陵夷、毁顿、陷灭而不救。然则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为存也。及至喟然觉寤，兴起旧政，则城郭之修也，又不敢以为后。盖有其患而图之无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无其法，能以久存而无败者，皆未之闻也。故文王之兴也，有四夷之难，则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诸侯之患，则城于东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协于其君，于为国之本末与其所先后，可谓知之矣。虑之以悄悄之劳，而发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续明明之功，卒所以攘戎夷而中国以全安者，盖其君臣如此，而守卫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当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补弊立废

之时，镇抚一方，修捍其民，其勤于今，与周之有南仲、仲山甫盖等矣，是宜有纪也。故其将吏相与谋而来取文，将刻之城隅，而以告后之人焉。至和二年九月丙辰，群牧判官、太常博士王某记。

【译文】

侂智高在南方造反，他的军队出入过十二个州。十二个州的守将，有死的有没死的，但没有一个人能守住他们的州城。难道是他们的才能不足吗？城郭不设防，兵器的没准备，就是有智慧和英勇，也不能承受某一天发生变故。天子也认为承受罪责的不应只是守城的官吏，因此只是褒奖死节的人，其它的人都认为失职。于是推选士大夫们认为有才能的人，托付他们去经略当地，而现在尚书户部侍郎余靖去镇守广西。贼寇被平息的第二年，蛮越之人与汉人和好，因此扩大桂州的城防。这座城方圆六里，它用的木头、砖瓦和石料之类的原料，大概有四百多万。所用人力，以工来数大概有十几万。凡是用来守城的工具，没有要求而不给的。从至和元年八月开始工作，在至和二年六月建成。做这件事所用的劳役可以多很多。大概因为余公为人民所信任已经很久了，而后人们出钱修城以维护余公的才具，劳动而使余公节省力气，因此有了这样的大的资财与大的劳役；而人们没有说劳役太勤的。

古时，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礼丧失了，那么夷狄就会强横并且想占据中原。那时候，中原并不是没有城郭，最后却衰败而不可救药了。可是先王也有城郭，但他们并不靠城郭来生存。等到突然大喊着觉悟了，起用旧时的政策，那么城郭的修建，也不敢落后。大概有患难

而没有防御的设施，有了设施而镇守的又不是正确的人，有了这样的人而又治理不得法，这样能够长久存在而不灭亡的，从来没有听说过。因此文王兴起的时候有四夷的侵犯，就在朔方建城，以南仲来镇守，周宣王兴起的时候，有诸侯的变乱，就在东方建城，是仲山甫去镇守。以这两个臣子的德行，辅助他们的君主，这对于治理国家的本末先后是很明白的。用悄悄的劳作来思虑问题，而成就了赫赫的威名，用勤劳来承继前人的功业，延续了明明的功德，最后之所以能抵御外敌而使中原安定，是因为君臣有这样的德行，而守卫又有这样的设施。现在余公也以自己文武之才能，处于明君在位承平日久，想补足弊端使废弃之处再次建立起来的时候，他镇守抚平一方，教导人民，他的勤劳在今天，就像是周代的南仲和仲山甫呀！这应当有所记载。因此他的部下相互商量让我来写文章，刻在城角上，告诉后人。至和二年九月丙辰日，群牧判官、太常博士王安石记。

## 太平州新学记

太平新学在子城东南，治平三年，司农少卿建安李侯定仲求所作。侯之为州也，宽以有制，静以有谋，故不大罚戮而州既治。于是大姓相劝出钱，造侯之庭，愿兴学以称侯意。侯为相地迁之，为屋百间，为防环之，以待水患。而为田二十顷，以食学者。自门徂堂，闳壮丽密，而所以祭养之器具。盖往来之人，皆莫知其经始，而特见其成。既成矣，而侯罢去，州人善侯无穷也，乃来求文以识其时功。

嗟乎！学之不可以已也久矣。世之为吏者，或不足以知此，而李侯知以为先，又能不费财伤民，而使其自劝以成之，岂不贤哉！然世之为士者，知学矣，而或不知所以学，故余于其求文，而因以告焉。盖继道莫如善，守善莫如仁。仁之施，自父子始。积善而充之，以至于圣而不可知之谓神。推仁而上之，以至于圣人之于天道，此学者之所当以为事也。昔之造书者实告之矣。有闻于上，无闻于下，有见于初，无见于终，此道之所以散，百家之所以盛，学者之所以讼也。学乎学，将以一天下之学者至于无讼而止。游于斯，舖于斯，而余说之不知，则是美食逸居而已者也。李侯之为是也，岂为士之美食逸居而已者哉？治平四年九月四日，临川王某记。

### 【译文】

太平州的新学在子城的东南，是治平三年司农少卿建安人李定字仲求所建立的。他治理州里的事，宽和而有节制，平静又有谋略，因此不用大的惩罚与杀戮州里就安定了。因此大姓相互劝着出钱，到李侯的家中，愿意兴建州学来使李

侯称意。他们为他们寻找地方迁移过去，建屋百间，建堤防来环绕，以防止水灾。并且买了二十顷田来供养求学的人。学校从大门到正房，十分宏伟壮丽，是用来祭祀先师和供养求学者的设施。来往的人都不知道学校的建设是怎么开始的，只见到了它的建成。而州学刚成，李侯就离职走了，州里的人对他十分感激因而来我这里求文章来记载他的事。

哎！学习不可以停业已经很久了。世上作官的人有的不知道这些，而李侯自己很早就知道了，并且能够不浪费财物和民力，让有钱人相互劝勉出钱来成就这件事，难道不贤良吗？然而世上的士人，知道学习，却不知为什么学习，因此我在他们来求文章的时候，就把这些告诉他们。大概，继承道的一切都比不上善行，而善行没有什么比得上仁义。仁的施与，从父子开始。积累善行而充实自己，直到圣明而别人不能明了就叫作神。推行仁义而使之上进，就达到圣人对天道所能了解的程度，这是求学的人应当把它作为自己的本份的事。过去造字的人已经告诉我们了。使上面的人知道，却在下面的人中没有名气，有起始却见不到最终的成就，这就是道之所以散，百家诸子所以兴盛；而求学的人们相互争辨的原因呀！就学于学校，要统一天下的观点而没有纷争。在这里游历，在这里吃饭，而对我所说的不明了，那是吃美好的食物安逸的居住罢了。李侯作这件事，难道是为了士人们有美食且安逸的居住吗？治平四年九月四日，临川王安石记。

## 繁昌县学记

奠先师先圣于学而无庙，古也。近世之法，庙事孔子而无学。古者自京师至于乡邑，皆有学，属其民人相与学道艺其中，而不可使不知其学之所自，于是乎有释菜、奠币之礼，所以著其不忘。然则事先师先圣者，以有学也。今也无有学而徒庙事孔子，吾不知其说也。而或者以谓孔子百世师，通天下州邑为之庙，此其所以报且尊荣之。夫圣人与天地同其德，天地之大，万物无可称德，故其祀，质而已，无文也。通州邑庙事之，而可以称圣人之德乎？则古之事先圣，何为而不然也？

宋因近世之法而无能改，至今天子，始诏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学，奠孔子其中，如古之为。而县之学，士满二百人者，亦得为之。而繁昌，小邑也，其士少，不能中律，旧虽有孔子庙，而庠下不完，又其门人之像，惟颜子一人而已。今夏君希道太初至，则修而作之，具为子夏、子路十人像。而治其两庑，为生师之居，以待县之学者。以书属其故人临川王某，使记其成之始。夫离上之法，而苟欲为古之所为者无法，流于今俗而思古者，不闻教之所以本，又义之所去也。太初是无变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实，其不可以无传也。

### 【译文】

在学校里祭祀先师先圣而不为他立庙，是古代的制度。近代的情况则是在庙中祭祀他，而没有建立学校。古时候，从京城到县乡都有学校，当地的人民都一起到学校里学习圣人之道与六艺之学，而又不可以不让他们知道其学习的东西的来源，于是有了释菜、奠币的礼仪，是让他们能不要忘记先

师、先圣。然而祭祀先师，先圣，要有学校。现在没有学校而用庙来祭孔子，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有人认为孔子是百代之人的老师，让天下所有的州县都为他立庙，这是用来报答他，尊敬而且荣耀他。圣人和天地有共同的德，与天地之大相比，万物都不可以称作有德，因此对天地的祭祀，只有实质，没有文采。在所有的州县中建庙来尊崇他，这难道可以和圣人的德行相称吗？古代人尊崇他为什么不这样呢？

宋代因循了近世的法则没有改变，到了现今的天子，才下诏让天下的州郡官员建立学校，在其中祭祀孔子，像古代做的那样。而县里的学校，有学生二百人也可以这样。繁昌是小县，学士很少，不能合于皇上的要求，过去虽有孔子的庙，可是太小又不完全，而孔子门人的像也只有颜回一个人的。现在夏希道先生字太初来到这里，就修缮改建了它，作了子夏、子路十个人的像。并且建了两边的房子，让学生和老师居住，以招待县里的求学之人。他写信给我，让我记下它的建成。离开了皇上的法令而想作古人所作的事是无法之人，流于今天的习气而思念古代的盛世，却不明白教导所来自的源头，是仁义所应去除的。太初作这件事既没有违反现在的法令，又没有失去古法的实质，因此，不可以没有传来记载。

## 芝阁记

祥符时，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来告者万数。其大吏，则天子赐书以宠嘉之，小吏若民，辄锡金帛。方是时，希世有力之大臣，穷搜而远采，山农野老，攀缘徂杙，以上至不测之高，下至涧溪壑谷，分崩裂绝，幽穷隐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于九州、四海之间，盖几于尽矣。至今上即位，谦让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禅，诏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纳。于是神奇之产，销藏委翳于蒿藜榛莽之间，而山农野老不复知其为瑞也。则知因一时之好恶，而能成天下之风俗，况于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陈君，学文而好奇。芝生于庭，能识其为芝，惜其可献而莫售也，故阁于其居之东偏，掇取而藏之。盖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贵于天子，或贵于士，或辱于凡民，夫岂不以时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于贵贱，而卒所以贵贱者，何以异哉？此予之所以叹也。皇祐五年十月日记。

### 【译文】

大中祥符年间，皇帝封禅泰山以文饰天下的承平气象，四方用灵芝来上报的有上万人。其中的大官，天子就赐诏书给他来嘉奖他，如果是小官和百姓，就赐给金银布帛。那时候，当世的有权力的大臣，都派人到偏远的地方去搜集，山野的农民也攀山越岭，上到不测的高山下到涧溪和幽深的山谷之中，地势险绝，幽深隐蔽，人迹不至的地方，往往可以得到。因而九州四海之内的灵芝几乎被采尽了。到当今皇上即位之后，他十分谦让不让人赞颂。自此大臣不敢再谈封禅的事，皇上诏示有关部门凡是拿祥瑞之物来上告的都不收

纳。于是神奇的出产，都销声隐迹于草莽荒野之中了，而山野的农人也不再知道那是祥瑞之物了。由此可知，因为一时的好恶，就能形成天下的某种风俗，何况对于推行先王的治道呢？太丘陈君，学习作文章爱好神奇的事物。有灵芝生在他家庭院之中，他能认识那是灵芝，可惜它可以贡献给皇帝而又不可能被接受，因此在他的居所的东面筑阁来收藏它。他好奇物竟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哎！灵芝都是一样的，或被天子所贵，或被士人所贵，或者被凡夫所辱没，难道不是靠时机吗？士人中有道的人，虽然不会受贵贱的左右，但最终有了贵贱之分，与此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呢？这是我所感叹的。皇祐五年十月某日记。